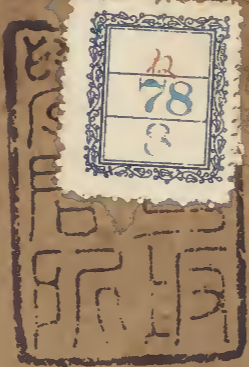


文體明辯

世五



館書圖京東			
漢書門	文章類	函架	冊號
六	三	五	二
二	三	五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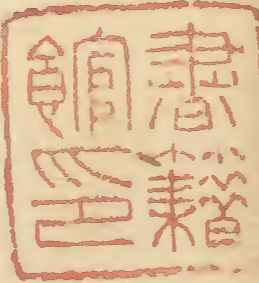
漢書門			
類	號	函架	冊
六	一	四	二
七	一	四	二
八	二	九	二

庫文同內			
漢	容	冊	函架
六	七	八	九
一	二	三	四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6122
冊數	78 (38)
函號	362 30





文體明辯卷之三十五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纂

策上下

制策下

策曰朕宗聞古先哲王之治也玄默無為端拱思道陶甦心以居簡凝日用而不宰厚下以立本推誠而建中繇是天人通陰陽和俗躋仁壽物無疵癘噫盛德之所臻負乎其不可及也三代令主質文迭究百偽滋熾風流寢微自漢而降足徵蓋寡朕顧惟昧道祗荷

不構奉若謨訓不敢怠荒任賢惕厲宵衣旰食詎追三五之遐軌庶紹祖宗之鴻緒而心有味達行有未孚由中及外闕政斯廣是以人不率化氣或堙厄災害竟歲播植愆時國廩罕蓄之九年之儲吏道多端微三載之績京師諸夏之本也將以觀治而豪猾踰檢太學明教之源也期於變風而生徒墮業列郡在乎頒條而于禁或未絕百工在乎按度而淫巧或未衰俗恬風靡積訛成蠹其擇官濟治也聽人以言則枝葉難辯御下以法則恥

格不形其阜財發號也生之寡而食之衆煩於令而鮮於理思所以究此繆盭致之治平茲心浩然若涉淵冰故前詔有司博延羣彦佇啓宿憤冀臻時雍子大夫識古達今明於康濟造廷待問副朕虛懷必當箴主之闕辨政之疵明網條之致紊稽富庶之所急何施斯革於前弊何澤斯惠乎下土何脩而治古可近何道而和氣克充推之本原著於條對至於夷吾輕重之權孰臻於理嚴尤底定之策孰叶於時元凱之考課何先叔子之克平

何務推此龜鑑擇乎中庸期在洽聞朕將親覽

唐劉蕡

對曰臣誠不佞有匡國致君之術無位而不得行有犯顏敢諫之心無路而不得達懷憤鬱抑思有時而發常欲與庶人議於道商旅謗於市得通上聽一悟主心雖被妖言之罪無所悔焉况逢陛下以至德嗣興以大明垂照詢求過闕咨訪謨猷制詔中外舉直言極諫者臣既辱斯舉專承天問敢不悉意以言至於上之所忌時之所禁權幸之所諱惡有司之所予奪臣愚不識伏惟陛下少加優

容不使聖朝有讜言而受戮者乃天下之幸也謹昧死以對伏惟聖策有思古先之理念玄默之化將欲通天人以濟裕和陰陽以煦物見陛下慕道之深也臣以為哲王之理其則不遠惟陛下致之道何如耳伏惟聖策有祇荷丕構而不敢荒寧奉若謨訓而罔有怠忽見陛下憂勞之至也若夫任賢惕厲宵衣旰食宜黜左右之纖佞進股肱之大臣若夫追蹤三五紹復祖宗宜鑒前古之興亡明當代之成敗心有未達以下情塞而不得上通行有未孚以上澤壅而不得下浹欲人之化也在

脩已以先之欲氣之和也在遂性以導之救災患
 在致乎精誠廣播植在視乎食力國廩罕蓄本乎
 宥食尚繁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豪猾踰檢由
 中外之法殊生徒墮業由學校之官廢列郡于禁
 由授任非久百士淫巧由制度不立伏惟聖策有
 擇官濟治之心阜財發號之歎見陛下教化之本
 也且進人以行則枝葉安有難別乎防下以禮則
 恥格安有不形乎念生寡而食衆可罷斥惰游念
 令煩而理鮮要察其行否博延羣彥願陛下必納
 其言造廷待問則小臣安敢愛死伏惟聖策有求

賢箴闕之言審政辨疵之念見陛下咨訪之勤也
 遂小臣屏姦豪之志則弊革於前守陛下念康濟
 之心則惠敷于下邪正之道分則治古可近禮樂
 之方著則和氣克充至若夷吾之法非皇王之權
 嚴尤所陳無最上之策元凱之所先不若唐虞之
 考績叔子之所務不若重華之舞干俱非大德之
 中庸未為上聖之龜鑑何足以為陛下道之哉此
 上對盡策問以或有以繫安危之機兆存亡之變
 下復申言之者臣請披瀝肝膽為陛下別白而重言之臣前所
 謂哲王之理其則不遠者在陛下慎思之力行之

始終不懈而已。臣謹按春秋元者氣之始也。春者歲之始也。春秋以元加於歲，以春加於王。明王者當奉若天道，以謹其始也。又舉時以終歲舉月，以終時。春秋雖無事，必書首月以存時。明王者當奉若天道，以謹其終也。王者動作終始，必法於天者，以其運行不息也。陛下既能謹其始，又能謹其終，懋而脩之，勤而行之，則可以執契而居簡，無為而不宰，廣立本之大業，崇建中之盛德矣。又安有三代循環之弊，而為百偽滋熾之漸乎？臣故曰：惟陛下致之之道，何如爾？臣前謂若失任賢，惕厲宵衣。

盱食宜黜左右之織佞進股肱之大臣者，實以陛下憂勞之至也。臣聞不宜憂而憂者，國必衰；宜憂而不憂者，國必危。今陛下不以國家存亡之事，杜稷安危之策，而降於清問，臣未知陛下以布衣之不足，以定大計，邪？或萬機之勤，而聖慮有所未至，邪？不然，何宜憂而不憂者乎？臣以為陛下所宜先憂者，宮闈將變，杜稷將危，天下將傾，海內將亂，此四者國家已然之兆。故臣謂聖慮宜先及之。夫帝業既艱難而成之，故不可容易而守之。昔太祖肇其基，高祖勤其績，太宗定其業，玄宗繼其明，至于

卷之三十一 制錄下 五
陛下二百有餘載矣其間明聖相因擾亂繼作未
有不委用賢士親近正人而能紹興其徽烈者也
或一日不念則顛覆大器宗廟之恥萬古為恨臣
謹按春秋人君之道在體元以居正者昔董仲舒
為漢武帝言其略矣其所未盡者臣得為陛下備
而論之夫繼故必書即位所以正其始也終必書
所終之地所以正其終也故為君者所發必正言
所履必正道所居必正位所近必正人臣謹按春
秋闢弑吳子餘祭不書其君春秋譏其踈遠賢士
昵近刑人有不君之道矣伏惟陛下思祖宗開國

之勤念春秋繼故之誠將明法度之端則發正言
而履正道將杜篡弑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遠
刀鋸之賤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專其任庶職得
以守其官柰何以褻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外專
陛下之命內竊陛下之權威懾朝廷勢傾海內羣
臣莫敢指其狀天子不得制其心禍稔蕭牆姦生
帷幄臣恐節侯覽復生於今日此官闈將變也
臣謹按春秋定公元年春王不書正月者春秋以
其先君不得正其終故後君不得正其始故曰定
無正也今忠賢無腹心之寄閹寺持廢立之權陷

不書正月者

先君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况皇儲未
 建郊祀未脩將相之職不歸名分之宜不定此社
 稷之所以將危也臣謹按春秋王子札殺召伯毛
 伯春秋之義兩下相殺不書而此書者重其專王
 命也且天之所授者在君君之所操者在命操其
 命而失之者是不君也侵其命而專之者是不臣
 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將傾也臣謹按春
 秋晉趙鞅以晉陽之兵叛入于晉書其歸者以其
 能逐君側之惡人以安其君故春秋善之今威柄
 凌夷藩臣跋扈或不達人臣大節而首亂者以

妄君為名不究春秋之微而稱兵者以逐惡為義
 則政刑不由乎天子征伐必自於諸侯此海內之
 所以將亂也又樊噲排闥而雪涕袁盎當車以抗
 詞京房發憤以殞身竇武不顧而畢命此皆陛下
 明知之矣臣謹按春秋晉狐射姑殺陽處父書襄
 公殺之者以其上漏言也襄公不能固陰重之戒
 處父所以及戕賊之禍春秋非之夫上漏其情則
 下不敢盡意上泄其事則下不敢盡言傳有造膝
 詭辭之文易有失身害成之戒今公卿大臣非不
 能為陛下言之慮陛下必不能用之陛下既忽之

而不用必泄其言臣下既言之而不行必嬰其禍
適足以鉗直臣之口重姦臣之威是以欲盡其言
則起失身之懼欲盡其意則有害成之憂故徘徊
鬱塞以俟陛下感悟然後盡其格沃耳陛下何不
以聽朝之餘時御便殿召當時賢相與舊德老臣
訪持變扶危之謀求定傾救亂之術塞陰邪之路
屏褻狎之臣制侵凌迫脅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
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既不能治於前當治於
後既不能正其始當正其終則可以虔奉典謨克
承丕構終任賢之效無旰食之憂矣臣前所謂若

夫追蹤三五紹復祖宗宜鑒前古之興亡明當時
之成敗臣聞堯舜之爲君而天下之大治者以其
能任九官四岳十二牧不失其舉不二其業不侵
其職居官惟其能左右惟其賢元凱在下雖微必
舉四凶在朝雖強必誅考其安危明其取舍至秦
之二世漢之元成咸欲措國如唐虞致身如堯舜
而終敗亡者以其不見安危之機不知取舍之道
不任大臣不辯姦人不親忠良不遠讒佞伏惟陛
下察唐虞之所以興而景行於前鑒秦漢之所以
亡而戒懼於後陛下毋謂廟堂無賢相庶官無賢

士今紀綱未絕典刑猶在人誰不欲自致為王臣
 致時為太平陛下何忽而不用之邪又有居官非
 其能左右非其賢其惡如四凶其詐如趙高其姦
 如朱顯陛下又何憚而不去之邪神器固有歸天
 命固有分祖廟固有靈忠臣固有心陛下其念之
 哉昔秦之亡也失於彊暴漢之亡也失於微弱彊
 暴則賊臣死傷而害上微弱則姦臣竊權而震主
 伏見敬宗皇帝不虞亡秦之禍不翦其萌伏惟陛
 下深軫亡漢之憂以杜其漸則祖宗之鴻業可紹
 三五之遐軌可追矣臣前所謂陛下心有所未達

以下情塞而不得上通行有所未孚以上澤壅而
 不得下浹者且百姓有塗炭之苦陛下無由而知
 則陛下有子育之心百姓無由而信臣謹按春秋
 書梁亡不書取者梁自亡也以其思慮昏而耳目
 塞上出惡政人為寇盜皆不知其所以然自取其
 滅亡也臣聞國君之所以尊者重其社稷也社稷
 之所以重者存其百姓也苟百姓之不存則社稷
 不得固其重苟社稷之不重則國君不得保其尊
 故治天下不可不知百姓之情夫百姓者陛下之
 赤子也陛下宜令仁慈者親育之如母之乳哺焉

如師之教導焉故人信於上也敬之如神明愛之
如父母今或不然陛下親其貴倖分曹連署補除
卒吏召致賓客因其貨賄假其氣勢大者統藩方
小者為牧守居上無清惠之政而有饕餮之害居
下無忠誠之節而有姦欺之罪故人之於上也畏
之如豺狼惡之如讎敵今海內困窮處處流散飢
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鰥寡孤獨者不得存老幼
疾病者不得養加以國之權柄專在左右貪臣聚
斂以固寵姦吏因緣而弄法冤痛之聲上達于九
天下流于九泉鬼神怨怒陰陽愆錯君門萬里而

不得告訴士人無所歸化百姓無所歸命官亂人
貧盜賊並起土崩之勢憂在旦夕即不幸因之以
疾癘繼之以凶荒臣恐陳勝吳廣不獨起於秦赤
眉黃巾不獨起於漢故臣所以為陛下發憤扼腕
痛心泣血爾如此則百姓有塗炭之苦陛下何由
而知之陛下有子育之心百姓安得而信之乎致
使陛下行有所未孚心有所未達者固其然也臣
聞昔漢元帝即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其心甚誠
其稱甚美然而紀綱日紊國祚日衰姦宄日彊黎
元日困者以其不能擇賢明而任之失其操柄也

本朝詳卷之三十五

自陛下御宇憂勤兆庶屢降德音四海之內莫不
抗首而長思自喜復生於死亡之中也伏惟陛下
慎終如始以塞萬方之望誠能揭國權以歸其相
持兵柄以歸其將去貪臣聚斂之政除姦吏因緣
之害唯忠賢是近唯正直是用內寵便嬖無所聽
焉選清慎之官擇仁惠之長敏之以利物之以和
教之以孝慈導之以德義去耳目之塞通上下之
情俾萬國歡康兆民蘇息則心無不達行無不孚
矣臣前所謂欲人之化也在脩己以先之者臣聞
德以脩己教以導人脩以德則人不勸而自至導

以教則人敦行而率從是以君子欲政教必行也
故以身先之欲人之從化也故以道御之今陛下
先之以身而政未必行御之以道而人未必從化豈
不以立教之旨昧盡其方也夫立教之方在乎君
以明制之臣以忠行之君以知人為明臣以匡時
為忠知人則任賢而去邪匡時則固本而守法賢
不任則重賞不足以勸善邪不去則嚴刑不足以
禁非本不固則民流法不守則政散而欲教之使
必至化之使必行不可得也陛下能斥姦邪不私
其左右舉賢正不遺其疎遠則化浹於朝廷矣愛

久以敦本分職而奉法脩其身以及其人始於中
 而成於外則化行於天下矣臣前所謂欲氣之和
 也在遂其性以導之者當納人於仁壽也欲人之
 仁壽在乎立制度脩教化制度立則財用省財用
 省則賦斂輕賦斂輕則人富矣教化脩則爭競息
 爭競息則刑罰清刑罰清則人安矣既富矣則仁
 義興焉既安矣則壽考至焉仁義之心感於下和
 平之氣應於上故災害不作休祥荐臻四方底寧
 萬物咸遂矣臣前所謂救災早在致乎精誠者臣
 謹按春秋僖公二十一年之中三書不雨者以其人君

有恤人之志也文公三年之中一書不雨者以其
 君無憫人之心也故僖公致精誠而早不害物文
 公無鄙憫而旱則成災陛下誠能有卹人之心則
 無成災之變矣臣前所謂廣播植在視乎食力者
 臣謹按春秋君人者必時視人之所勤人勤於力
 則功築罕人勤於財則貢賦少人勤於食則百事
 廢今財食與人力皆勤矣願陛下廢百事之勞廣
 三時之務則播植不愆矣臣前所謂國廩罕蓄本
 乎冗食尚繁者臣謹按春秋臧孫辰告糴于齊春
 秋譏其國無九年之蓄一年不登而百姓飢臣願

斥游惰之人以篤其耕食省不急之費以贍其黎
元則廩蓄不乏矣臣前所謂吏道多端本乎選用
失當者由國家取人不盡其材任人不明其要故
也今陛下之用人也求其聲而不得其實故人之
趨進也務其末而不務其本臣願覈考課之法定
選序之制則多端之吏息矣臣前所謂豪猾踰檢
由中外之法殊者以其官禁不一也臣謹按春秋
齊桓公盟諸侯不以日而葵丘之盟特以日者美
其能宣明天子之禁率奉王官之法故春秋備而
書之夫官者五帝三王之所建也法者高祖太宗

之所制也法宜畫一官宜正名今又分外官中官
之員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于南則亡命于北
或正刑於外則破律於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措又
由兵農勢異而中外法殊也臣聞古者因井田而
制軍賦問農事而脩武備隄封約卒乘之數命將
在公卿之列故兵農一致而文武同方可以保文
邦家式遏禍亂暨大宗皇帝肇建邦典亦置府兵
臺省軍衛文武參掌居閒歲則櫜弓力穡將有事
則釋耒荷戈所以脩復古制不廢舊物今則不然
夏官不知兵籍止于奉朝請六軍不主兵事止於

管子卷之三十一

養勤階軍容舍中官之政我律附內臣之職首一
 戴武弁嫉文吏如仇讎足一踴軍門視農夫如草
 芥謀不足以剪除兇逆而詐足以一揚威福勇不
 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軼里閭蕪綫藩臣于
 陵宰輔墮裂王度汨亂朝經張武夫之威上以制
 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姦觀釁之心
 無伏節死難之義豈先主經文緯武之旨邪臣願
 陛下貫文武之道均兵農之功正貴賤之名一中
 外之法還軍衛之職脩省署之官近崇貞觀太宗
 之規遠復成周之制自邦畿以刑下國始天子以

達諸侯則可以制豪猾之彊無踰檢之患矣臣前
 所謂生徒墮業由學校之官廢者蓋以國家貴其
 祿而賤其能先其身而後其行故庶官乏通經之
 學諸生無脩業之心矣臣前所謂列郡于禁由授
 任非其人者臣以為刺史之任理亂之根本繫焉
 朝廷之法制在焉權可以抑豪猾恩可以惠孤寡
 彊可以禦姦寇政可以移風俗其將校有曾經數
 陣及功臣子弟各請隨宜酬賞如無治人之術者
 不當任此官則絕于禁之患矣臣前所謂百士佞
 巧由制度不定者臣請以官位祿秩制其器用車

服禁人金銀珠玉錦繡雕鏤不蓄於私室則無蕩
心之巧矣臣前所謂辯枝葉者由考言以詢行也
臣前所謂形于恥格者由導德而齊禮也臣前所
謂念生寡而食衆可罷斥惰游者已備之於前矣
臣前所謂令煩而理鮮要察其行否者臣聞號令
者乃理國之具也君審而出之臣奉而行之或虧
上者罪在不赦今陛下令煩而理鮮得非持之者
有所蔽欺乎臣前所謂博延羣彥願陛下必納其
言造廷待問則小臣不敢愛死者臣聞臯錯爲漢
畫削諸侯之策非不知禍之將至也忠臣之心壯

夫之節苟利社稷死無悔焉今臣非不知言發而
禍應計行而身戮蓋所以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
困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命之寵哉昔龍逢死
而起殷比干死而起周韓非死而起漢陳蕃死而
起魏今臣之來也有司或不敢薦臣之言陛下又
無以察臣之心退必受戮于權臣之手臣幸得從
四子遊於地下固臣之願也所不知殺臣者臣死
之後將孰爲啓之哉至於人主之闕政教之疵革
前之弊臣既言之矣若乃流下土之惠脩近古之
理而致其和平者在陛下行之而已然上之所陳

文選卷之三十三

制策下

古

者實以臣親奉聖問敢不條對雖臣之愚以為未
極教化之大端皇王之要道伏惟陛下事天地以
教人敬奉宗廟以教人孝養高年以教人悌長字
百姓以教人慈幼調元氣以煦育扇太和以仁壽
可以道遙無為垂拱成化至若念陶鈞之道在擇
宰相而任之使權造物之柄念保定之功在擇將
帥而任之使脩闡外之寄念百度之味貞在擇庶
官而任之使專職業之守念百姓之愁痛在擇長
吏而任之使明惠育之術自然言足以為天下教
行足以為天下法仁足以勸善義足以禁非又何

必宵衣旰食勞神惕慮然後以致其理哉

皇帝若曰朕承祖宗之大統先帝之休烈深
惟寡昧未燭於理志勤道遠治不加進夙興
夜寐于茲三紀朕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
闕政尚多和氣或盭田野雖闢民多亡聊邊
境雖安兵不得徹利入已浚浮費彌廣軍允
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庠序比興禮樂未具戶
罕可封之俗士忽僭讓之節此所以訟未息
於虞芮刑未措於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
為心治民者多以文法為拘禁防繁多民不

知避叙法寬濫吏不知懼縲繫者眾愁歎者
多仍歲以來災異數見六月壬子日蝕于朔
淫雨過節燠氣不效江河潰決百川騰溢永
思厥咎深切在予變不虛生緣政而起五事
之失六沴之作劉向所傳呂氏所紀五行何
脩而得其性四時何行而順其令非正陽之
月伐鼓抃變其合於經乎方盛夏之時論囚
報重其考於古乎京師諸夏之根本則王教
之淵源百工淫巧無禁豪右僭差不度治當
先內或曰何以爲京師政在攝姦或曰不可

撓獄市推尋前世探觀治迹孝老尚老予而
天下富殖孝武用儒術而海內虛耗道非有
弊治奚不同王政所由形于詩道周公誦詩
王業也而係之國風宣王北伐大事也而載
之小雅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度支
錢穀大計也兵師大衆也何陳平之對謂當
責之內史韋賢之言不宜兼於宰相錢貨之
制輕重之相權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水旱
蓄積之備邊陲守禦之方園法有九府之名
樂語有五均之義富人彊國尊君重朝弭災

致祥改薄從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當今之
要務子大夫其悉意以陳毋俾後害

宋蘇軾

臣謹對曰臣聞天下無事則公卿之言輕於鴻毛
天下有事則匹夫之言重於泰山非智有所不能
而明有所不察緩急之勢異也方其無事也雖齊
威之深信其臣管仲之深得其君以握手丁寧之
間將死深悲之言而不能去其區區之三豎及其
有事且急也雖唐代宗之庸程元振之用事柳伉
之賤且踈而一言以入之不終朝而去其腹心之

疾夫言之於無事之世者足以有所改爲而常患
於不信言之於有事之世者易以見信而常患於
不及改爲此忠臣志士之所以深悲天下之所以
亂亡相尋而世主之所以不寤也今陛下處積安
之時乘不拔之勢拱手垂裳而天下嚮風動容變
色而海內震恐雖有一事之失常一物之不獲固
未足以憂陛下也所謂親策賢良之士者以應故
事而已豈以臣言爲真足以有感於陛下邪雖然
君以名求之臣以實應之陛下爲是名也臣敢不
爲是實也伏惟制策有念祖宗先帝太業之重而

自處於寡昧以為志勤道遠治不加進臣竊以為
 陛下即位以來歲歷三紀更於事變審於情偽不
 為不熟矣而治不加進雖臣亦疑之然以為志勤
 道遠則雖臣至愚亦未敢以明詔為然也夫志有
 不勤而道無遠陛下苟知勤矣則天下之事粲然
 無不畢舉又安以訪臣為哉今也猶以道遠為歎
 則是陛下昧知勤也臣請言勤之說夫天以日運
 故健日月以日行故明水以日流故不竭人之四
 肢以日動故無疾器以日用故不蠹天下者大器
 也久置而不用則委靡廢放日趨於弊而已矣陛

下深居法宮之中其憂勤而不息邪臣不得而知
 也其宴安而無為邪臣不得而知也然所以知道
 遠之歎由陛下之不勤者竊見陛下以天下之大
 欲輕賦稅則財不足欲威四夷則兵不彊欲興利
 除害則無其人欲敦世厲俗則無其具大臣不過
 遵用故事小臣不過謹守簿書上下相安以苟歲
 月此臣所以妄論陛下之不勤也臣又竊聞之自
 頃歲以來大臣奏事陛下無所詰問直可之而已
 臣始聞而大懼以為不信及退而觀其效見則臣
 亦不敢謂不信也何則人君之言與士庶不同言

三晉自并卷三五 集賢下 九
脫於口而四方傳之捷於風雨故太祖太宗之世
天下皆諷誦其言語以為聳動之具今陛下之所
震怒而賜譴者何人也合於聖意誘而進之者何
人也所以朝夕論議深言者何人也越次躡等召
而問訊之者何人也四者臣皆未之聞焉此臣所
以妄論陛下之不勤也臣願陛下條天下之事其
大者有幾可用之人有幾某事未治某人未用雜
鳴而起曰吾今日為某事用某人他日又曰吾所
為某事其事果濟矣乎所用某人其人果亦矣乎
如是孜孜焉不違於心屏去聲色放遠善柔親近

賢達遠覽古今凡此者勤之實也而道何遠乎伏
惟制策有夙興夜寤于今三紀德有所未至教有
所未孚闕政尚多和氣或盤田野雖闢民多亡聊
邊境雖安兵不得徹利入已浚浮費彌廣軍冗而
未練官冗而未澄庠序比興禮樂未具戶罕可封
之俗士忽循讓之節此所以訟未息於虞芮刑未
措於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為心治民者多以
文法為拘禁防繁多民不知避叙法寬濫吏不知
懼縲繫者眾愁歎者多凡此陛下之所憂數十條
者臣皆能為陛下歷數而備言之然而未敢為陛

下道也何者陛下誠得御臣之術而固執之則嚮之所憂數十條者皆可以捐之大臣而已不與今陛下區區以嚮之數十條為已憂者則是陛下未得御臣之術也天下所謂賢者陛下既得而用之矣方其未用也常若有餘而其既用也則常若不足是豈其才之有變乎古之用人者日夜提策之武王用大公其相與問答百餘萬言今之六韜是也威公用管仲其相與問答亦百餘萬言今之管子是也古之人君其所以反覆窮究其臣者若此今陛下默默而聽其所為則夫嚮之所憂數十條

者無時而舉矣古之忠臣其受任也必先自度曰吾能辦是矣乎度能辦是也則又曰吾君能忘已而任我乎能無以小人間我乎度其能忘已而任我也能無以小人間我也然後受之既已受之矣則以身任天下之責而不辭享天下之利而不愧今也內不度已外不度君而輕受之受之而衆不與也則引身而去陛下又為美辭而遣之加之重祿而慰之夫引身而求退者非果廉節而有讓也是邀君以自固也是自明其非我之欲留以逃謗也是不能辦其事而以其患遺後人也陛下奈

何聽之臣故曰陛下未得御臣之術也若夫德有
 所未至教有所未孚者此實不至也德之必有以
 著其德之之形教之必有以顯其教之之狀德之
 之形莫著於輕賦教之之狀莫顯於去殺此二者
 今皆未能焉臣故曰實不至也夫以選舉之重而
 不取才行官吏之衆而不行考課農末之相傾而
 乎糴之法不立貧富之相役而占由之數無限天
 下之闕政則莫大乎此而和氣安得不斲乎田野
 闕者民之所以富足之道也其所以無聊則吏政
 之過也然臣聞天下之民常偏聚而不均吳蜀有

可耕之人而無其地荆襄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
 由此觀之則田野亦未可謂盡闢也夫以吳蜀荆
 襄之相形而饑寒之民終不能去狹而就寬者世
 以為懷土而重遷非也行者無以相羣則不能行
 居者無以相友則不能居若輩徙饑寒之民則無
 有不聽矣邊境已安而兵不得徹者有安之之名
 而無安之之實也臣欲小言之則自以為愧大言
 之則世俗以為笑臣請略言之古之制北狄者未
 始不通西域今之所以不能通者是夏人為之障
 也朝廷置靈武於度外幾百年矣議者以為絕域

異方曾不敢近而况於取之乎然臣以為事勢有不可不取者不取靈武則無以通西域西域不通則契丹之疆未有艾也然靈武之所以不可取者非以數郡之能抗吾中國中國自困而不能舉也其所以自困而不能舉者以不生不息之財養不耕不戰之兵塊然如巨人之病腹非不枵然大矣而手足不能以自舉欲去是疾也則莫若捐秦以委之使秦人斷然如戰國之世不待中國之援而中國亦若未始有秦者有戰國之全利而無戰國之患則夏人舉矣其便莫如稍徙沿邊之民不能

戰守者於空閒之地而以其地益募民為屯田之兵稍益則向之戍卒可以稍減使數歲之後沿邊之民盡為耕戰之夫然後數出兵以苦之要以使之厭戰而不能支則折而歸吾矣如此而北狄始有可制之漸中國始有息肩之所不然將濟師之不暇而又何徹乎所謂利入已浚而浮費彌廣者臣竊以為外有不得已之二虜內有得已而不得已之後宮後宮之費不減一敵國金玉錦繡之工日作而不息朝成夕毀務以相新主幣之使日夜儲其精金良帛而別異之以待倉卒之命其為

費豈勝計哉今不去此等而欲廣求利之門臣知
所得之不如所喪也軍冗而未練者臣嘗論之曰
此將不足恃之過也然以其不足恃之故而擁之
以多兵不蒐去其無用則多兵適所以為敗也官
冗而未澄者臣嘗論之曰此審官吏部與職司無
法之過也夫審官吏部是古者考績黜陟之所也
而特以日月為斷今縱味能復古可略分其郡縣
不以遠近為差而以難易為等第其久之所堪而
別異之才者常為其難而不才者常為其易及其
當遷也難者常速而易者常久然而為此者固有

待也使審官吏部與外之職司常相關通而為職
司者不惟舉有罪察有功而已必使盡第其屬吏
之所堪以詔審官吏部審官吏部常從內等其任
使之難易職司常從外第其久之優劣才者常用
不才者常閒則冗官可澄矣庠序興而禮樂未具
者臣蓋以為庠序者禮樂既興之所用非所以興
禮樂也今禮樂鄙野而昧完則庠序不知所以為
教又何以興禮樂乎如此而求其可封責其借讓
將以息訟而措刑者是却行而求前也夫上之所
嚮者下之所趨也而况從而賞之乎上之所背者

文淵閣書

下之所去也。而况從而罰之乎。今陛下責在位者，不務教化而治民者多，拘文法臣不知朝廷所以為賞罰者何也。無乃或以教化得罪而多以文法受賞歟。夫禁防未至於煩多而民不知避者，吏以為市也。叙法不為寬濫而吏不知懼者，不論其能否而論其父近也。縲繫者衆，愁歎者多，凡以此也。伏惟制策有仍，歲以來災異數見，乃六月壬子日蝕于朔，淫雨過節，燠氣不效，江河潰決，百川騰溢，求思厥咎，深切在予。變不虛生，緣政而起，此豈非陛下厭聞諸儒率合之論而欲聞其自然之說乎。

臣不敢復取洪範傳五行志以為對，直以意推之。夫日蝕必是陽氣不能履險也。何謂陽氣不能履險。臣聞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是為一交，交當朔則食，交者是行道之險者也。然而或蝕或不蝕，則陽氣之有疆弱也。今夫二人並行而犯霧露，其疾者必其弱者也。其不疾者必其疆者也。道之險一也，而陽氣之疆弱異故。夫日之蝕非食之日而後為蝕，其虧也久矣。特遇險而見焉。陛下勿以其未蝕也為無災，而其既蝕而復也為免咎。臣以為未也，特出於險耳。夫淫雨大水者是陽氣融液汗

漫而不能收也。諸儒或以為陰盛，臣請得以理折之。夫陽動而外，其於久也；為噓噓之氣，溫然而為濕。陰動而內，其於久也；為噏噏之氣，冷然而為燥。以一人推天地，天地可見。故春夏者其一噓也，秋冬者其一噏也。夏則川澤洋溢，冬則水泉收縮。此燥濕之效也。是故陽氣汗漫融液而不能收，則常為淫雨大水，猶人之噓而不能噏也。今陛下以至仁柔天下，兵驕而益厚，其賜戎狄桀傲而益加其禮。蕩然與天下為咻，响溫煖之政，萬事墮壞而終無威刑，以堅凝之。亦如人之噓而不能噏，此淫雨

大水之所由作也。天地告戒之意，陰陽消伏之理，殆無以易此矣。而制策又有五事之失，六沴之作。劉向所傳呂氏所紀五行何脩而得其性，四時何行而順其令，非正陽之月伐鼓，揀變其合於經乎？方盛夏之時，論囚報重，其考於古乎？此陛下畏天恐懼，求端之過，而流又於迂儒之說。此皆愚臣之所學於師而不取者也。夫五行之相沴，本不至於六六沴者，起於諸儒欲以六極分配五行於皇極，附益而為六。夫皇極者，五事皆得不極者，五事皆失，非所以與五事並列而別為一者也。是

故有耗而又有蒙有極而無福曰五福皆應此亦
 自_ニ知其_レ疎也呂氏之時令則柳宗元之論備矣以
 為有_レ可行者有_レ不可行者其可行者皆天事也其
 不可行者皆人事也若失祭社伐鼓本非有益於
 救災特致其尊陽之意而已書曰乃季秋月朔辰
 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由此言之則亦
 何必正陽之月而後伐鼓抹變如左氏之說乎盛
 夏報囚先儒固已論之以為仲尼誅齊優之月固
 君子之所無疑也伏惟制策有京師諸夏之根本
 則王教之淵源百土淫巧無禁豪右僭差不度此

在陛下身率之耳後宮有大練之飾則天下以羅
 純為羞大臣有脫粟之節則四方以膏粱為汙雖
 無禁令又何憂乎伏惟制策有治當先內或曰何
 以為京師政在摘姦或曰不可撓獄市而此皆一
 偏之說不可以不察也夫見其一偏而輒舉以為
 說則天下之說不可以勝舉矣自通人而言之則
 曰治內所以為京師也不撓獄市所以為摘姦也
 如使不撓獄市而害其為摘姦則夫曹參者是為
 逋逃主也伏惟制策有推尋前世探觀治迹孝文
 尚老子而天下富殖孝武用儒術而海內虛耗道

非有弊治奚不同臣竊以為不然孝文之所以為
得者是儒術略用也其所以得而未盡者是儒術
略用而未純也而其所以為失者則是用老也何
以言之孝文得賈誼之說然後待大臣有禮御諸
侯有術而至于興禮樂係單于則曰未暇故曰儒
術略用而未純也若夫用老之失則有之矣始以
區區之仁壞一代之肉刑而易之以髡笞髡笞不
足以懲其罪則又從而殺之用老之失豈不過甚
矣哉且夫孝武亦不可謂用儒之主也博延方士
而多興妖祠大興宮室而甘心遠略此豈儒者教

乏矣夫有國者徒知徇其名而不考其實見孝文
之富殖而以為老子之功見孝武之虛耗而以為
儒者之罪則過矣此唐明皇玄宗之所以溺於宴安
徹去禁防而為天寶玄宗之亂也伏惟制策有王
政所由形于詩道周公幽詩王業也而係之國風
宣王北伐大事也而載之小雅臣聞幽詩言后稷
公劉所以致王業之艱難者也其後累世而至文
王文王之時則王業既已大成矣而其詩為二南
二南之詩猶列於國風而至於幽獨何在乎昔季
札觀周樂以為大雅曲而有直體小雅思而不貳

文選月評卷之三十一

怨而不言夫曲而有直體者寬而不流也思而不
 貳怨而不言者狹而不迫也由此觀之則二雅之
 所以異者取其辭之廣狹非取其事之大小也伏
 惟制策有周以家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度支錢
 穀大計也兵師大衆也何陳平之對謂當責之內
 史韋質之言不宜兼於宰相臣以為宰相雖不親
 細務至於錢穀兵師固當制其虛贏利害陳平所
 謂責之內史者特以宰相不當治其簿書多少之
 數耳昔唐之初以郎官領度支而職事以治及兵
 與之後始立使額參佐既衆簿書益繁百弊之源

自此而始其後裴延齡皇甫鏘皆以剝下媚上至
 於希世用事以宰相兼之誠得防姦之要而韋質
 之議特以其權過重歟故李德裕以為賤臣不當
 議令臣嘗以為有宰相之風矣伏惟制策有錢貨
 之制輕重之相權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水旱蓄
 積之備邊陲守禦之方園法有九府之名樂語有
 五均之義此六者亦方今之所當論也昔召穆公
 曰民患輕則多作重以行之若不堪重則多作輕
 以行之亦不廢重輕可改而重不可廢不奉而過
 寧失於重此制錢之本意也命者人君之所擅出

於口而無窮，秩者民力之所供，取於府而有限，以無窮養有限，此虛實之相養也。水旱蓄積之備，則莫若復隋唐之義倉，邊陲守禦之方，則莫若依秦漢之更卒，周官有太府、天府、泉府、玉府、內府、外府，職內職，金職幣是謂九府，太公之所行，以致富古者天子取諸侯之士，以為國均，則市不二價，四民常均是謂五均，獻王之所致，以為法，皆所以均民而富國也。凡陛下之所以策臣者，大略如此，而於其未復策之曰：富人彊國，尊者重朝，弭災致祥，改薄從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當今之要務，此臣有

以知陛下之聖意，以為向之所以策臣者，各指其事，恐臣不得盡其辭，是以復舉其大體而槩問焉。又恐其不能切至也，故又詔之曰：悉意以陳，無悼後害。臣是以敢復進其猖狂之說。夫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使君主之耳。陛下念祖宗之重，思百姓之可畏，欲進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進，欲退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退。今者每進一人，則人相與誹曰：是出於某也，是某之所欲也。每退一人，則又相與誹曰：是出於某也，是某之所惡也。臣非敢以此為舉信也，然而致此言者，則必有由矣。今無知之

人相與謗於道曰聖人在上而天下之所以不盡
被其澤者便嬖小人附於左右而女謁盛於內也
爲此言者固妄矣然而天下或以爲信者何也徒
見諫官御史之言矻矻乎難入以爲必有間之者
也徒見蜀之美錦越之奇器不由方貢而入於官
也如此而向之所謂急政要務者陛下何暇行之
臣不勝憤懣謹復列之於末惟陛下寬其萬死幸
甚幸甚臣謹對

皇帝神若曰在昔明王之治天下仁風翔洽
德澤汪濊四序調於上萬物和於下兵革不

試刑辟弗用內則俊賢歸位以熙於王職外
則夷狄向風以脩於歲貢建皇極以承天心
斂時福以錫民庶然後日星雨露鳥獸草木
効祥薦祉書之不絕朕其慕之其何術以臻
此歟朕承祖宗之業託士民之上明有所未
燭化有所未孚而任大守重難于負荷故詳
延魁壘之士思聞讜直之言以輔不逮庶幾
乎治蓋人君即位必求端于天而正諸已惟
五事得其常則庶證協其應朕饗國以來靡
敢自肆而和氣猶鬱大異數見迺元年日食

三朝洎神秋地震數路而冀方之廣為災最甚豈朕弗德之致歟夙寐晨興思其所以是故圖講政務則日至中昃而猶多苟簡之習悉進人才則官無虛假而頗乏績用之美種羌非不懷徠也而邊候或時驛騷以至臨遣輔臣愔音淡明神武悉民非不愛養也而生業或未完富以至外馳使者宣布惠教國用雖節而尚煩於調度兵籍雖衆而未精於簡稽寬關梁之禁而商靡通捐器玩之巧而工弗戒夫風俗浮薄根於取士之無本道教之

不明而博詢臺閣之論所執者不一豈無救弊之道焉刑罰煩重出於設法之多門沿襲之丕革而將加恩仁之政使死者少緩必有可行之術焉予欲興乎七教兼乎三至以底聖人之道則宜條其先後之次予欲明乎六親盡乎五法以極天下之治則宜叙其本末之要乃至仲舒之言班固謂切於當世其可施於今者何策崔寔之論范曄謂切於政體其有益於時者何事毋以謂古人陳迹既久而不可舉毋以謂本朝成法已定而不可改

惟其改之而適中舉之而得宜不迫不迂歸
於至當書曰言之非艱行之惟艱予大夫其
悉心以陳朕亦不憚於有為焉

宋孔文仲

對臣伏惟陛下下明詔降清問講求萬事之統皆
非愚臣之所能及也然臣竊有深憂者陛下求言
好善之隆名遠出百王之上至於用言納諫之道
有未充盡其極爾何者陛下流祚之初首開轉對
以延踈遠切直之言召羣臣以詢安危利害之策
者此陛下天資謙恕思得深謀至計以補所未照

也而言之既多聽之既久卒未聞采一事用一畫
見之天下至於近自四方之人與夫朝廷之上賢
卿誼老交章累疏論列時政得失臣考之公議以
為雖臯夔用召之謀所以致君福民寧九廟而安
萬世者公謙不能過此矣而陛下聞之若不聞見
之若不見豈其急近論而略遠慮安小補而損大
忠乎此臣所大懼也臣願陛下首思聽言用諫之
義不聽則已聽則博同天下之心不用則已用則
兼取遠近之策然後動無遺事舉無失計而善政
可行太平可議矣臣將論天下事先述此以獻臣

誠愚闇不知天體惟陛下省納焉聖策曰在昔明
王之治天下仁風翔洽德澤汪濊四序調於上萬
物和於下兵革不試刑辟弗用內則儁賢居位以
熙於王職外則戎夷嚮風以脩於歲貢建皇極以
承天心斂時福以錫民庶然後日星雨露鳥獸草
木効祥薦祉畫之不絕甚尊慕之其何術而臻此
與臣聞天下之術有大小而人君用之有先後先
其大而後其小則用力不勞而天下治宜先而後
可大而小則用力愈勞而天下亂天下之術其大
者能正其始是也其小者不能正其始是也在昔

明王之治天下仁翔而德洽四序調而萬物和以
至兵偃刑措儁賢脩職夷狄納貢建皇極而天道
應斂五福而民氣洽吉祥見於上珍符出於下者
天下之術行也後世之治天下萬事失其序而災
害荐至者正始之術廢也陛下追慕古昔治功之
美而諮求致之之術臣請遂言正始之說夫天下
之道三曰王曰霸曰強國天下之本一曰即位即
位者王所以自正也始不以正及其末也雖欲變
而正之亦無及矣是故始為強國未有能終之以
霸政者也始為霸政未有能終之以王術者也孔

子作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夫元年正月者一年一月也而變之曰元與正者欲人君當即位之初體元以居正也元者善之本也正者道之極也人君能於始初清明力行善本而躬履道極此王道所以成也且夫一之以道德淳之以仁義此王道也行之以仁義雜之以功利此霸道也專用權謀不顧義理此強國之術也及考其見於效也王道行於數千歲之外詠歌畏愛猶深結於民心而不忍去之霸政止能及其身至子孫之世則廢熄不講強國之術民之視上相疾如仇讎伺其

有間則相與蹈藉傾覆之矣凡三道者得失之報若白黑然而世主趨王道者少適霸政與強國者多何也蓋王道所及甚遠而不能取成於倉卒霸政與強國為敵雖深而能見効於目前入之常情薄遠効而貴速成是所以失趨適之正也漢之文景唐之太宗皆有可致之資又有能致之勢而致治安國不能與三代並者失其所適也伏惟陛下聰睿神武得之於天可謂有能致之資矣日月所被皆在圖籍可謂有必致之勢矣當承祧踐極之始端本清源之日欲王而王欲霸而霸欲強國而

國強得失之策繫於一舉而已譬猶御八駿之馬
馳九軌之路擇而後往則得其正一或不慎以意
馳之則宜之燕者或造於楚矣宜往吳者或之於
秦矣則夫事物交會之間不可不慎所適如此臣
竊觀近日朝野之論而考陛下意之所適求之於
古不能無疑且天下之所以治者貴義而不貴利
也柰何先之以興利仁人之所以尊者明道而不
計功也柰何一之以望功萬事所以成就者遲久
也柰何期之以迫急四方所以畏愛者愷悌也柰
何驅以威刑荀卿曰國者巨用之則巨小用之則

小揚子曰好大而不為大不大矣好高而不為高
不高矣此而望仁翔而德洽四序調而萬物和以
至兵偃刑措僑賢脩職夷狄納貢建皇極而天道
應斂五福而民氣洽吉祥見于上珍符出於下豈
不艱哉臣願陛下曠然大變而行衆人之所不能
為卓然自致而行前世之所不能到尊尚王道賤
略強霸其尊之也若抱涓而需飲其賤之也若辭
闇而即明屏去諛佞親近忠直數御東序開陳圖
書講前代之興亡論百王之成敗以其善行以其
惡戒避其所失趨其所得仰而思之以夜而繼日

也幸而得之輟寐以待旦也有言逆於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志必求諸非道用其粹而遺其駁操其要而治其煩凡此皆王道之術也而正始之論也陛下深講而九行之則馴致古昔明王之道如決流抑墜爾何患慕之而昧臻乎聖策曰朕承祖宗之業託士民之上明有所味燭化有所味享又退託于任大守重艱于負荷思聞謹直之言以輔不逮庶幾乎治此見陛下虛心訪道至誠惻怛之至意也如臣之愚何足以奉承之而臣嘗聞之曰明欲被于萬物化欲孚於四方未有不自治心始

也夫治心者聖人所以窮理之術也人之有心猶天之有極也是故晦冥陰默之中不足以辨南北以能考而正之者極星是也是非紛雜之間不足以審真偽而能別而分之者心官是也心也者天下之至正也又能養之以正則善惡是非萬事之理無不白矣齋戒以持之使其不失清虛以守之使其不亂問以通之謀以發之此治心之始也及其成也不思焉未嘗不應於理也不勉焉未嘗不合於道也藏之為志氣而無不充發之為事業而無不濟如權衡設於此而萬鈞之重銖兩之輕無

所不辨如槃水設於此而大如天地細如毛髮無所不察此治心之効也心正則明盡明盡則化至此自然之道陛下思聞謹直之言庶幾乎治此天下之盛福也臣聞適於耳目之娛而為心腹之害者柔從說順也雖芟夷之而常患其有餘忤於一日之意而為百世之利者剛方謹直也雖養長而常患其不足古之聖賢屈已執謙和顏遜志加之以勞來之厚助之以勸賞之渥凡以養天下剛方謹直之節使森然立於吾庭為國家廟社之福故夫伏格趨鼎引衣斷檻破裂麻制封還詔書如此

之類日常有之而不為恠者所以廣聰明而來下情也臣願陛下容忍近臣之獻言開納遠臣之論事宜諫諍之任以助聞見補憲蕭之官以振綱紀而又力以謙冲假借深養剛方謹直之氣如漢高祖之於周昌晉武帝之於劉毅然後可以得天下謹直之言以輔治道不然猶却行求前徒舉以訪臣又安補於萬一哉聖策曰蓋人君即位必求端於天而正諸已惟五事得其常則庶證協其應有國以來靡敢自肆而和氣猶鬱大異數見迺元年日蝕三朝須仲秋地震數路而冀方之廣為災最

甚自處於弗德之致夙寤晨興思其所以此見陛下畏天飭已恐懼脩省之盛德也臣聞日食地震者陽微陰盛也而或曰日食者曆之常數也臣請辨之一百七十三自有餘而為一交然後食此曆家之說也而春秋襄公二十一年之九月十月二十四年之七月八月皆未及一交則食此曆之不合一也二漢之政西京為盛東京為衰大率皆二百餘年爾而西京四十五食東京七十四食食之疏密應政之盛衰而然曾無定數此曆之不合二也是日食者非可託於曆其要為陰盛之應也陽

浮為天而主於動陰凝為地而本於靜宜靜而動者陰越其分而擬諸陽陽之與陰君子小人之道也君子道長則陽氣發於祥瑞小人道長則陰氣見於災變此天人相與必然之應也易自復之一陽至坤之六陰凡十二卦相往來於一歲之間蓋聖人告人以君子小人之道有相更之勢貴於早防之也在臨則戒之曰八月有凶在泰則戒之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欲其慎之於八月之前消之於未陂未復之始也陛下欲應變求端謹五事而協庶應消天異而召和氣在乎尊陽抑陰尊君子

之道抑小人之道而已凡天下之道有故有新有
 大有小有老有弱有正有邪有訥有辯有躁有靜
 以對而言之在上偏者皆陽而君子之道也在下
 偏者皆陰而小人之道也上偏欲其過厚下偏欲
 其常損宜厚而薄之宜損而益之則陰盛陽微君
 子道消小人道長其故至於不可扶持此不可不
 察也若夫舊勞必遷而新策必合大臣依違而小
 臣執議老成淪伏而弱齒簡拔方直踈遠而柔謨
 親附辨給者獲用而遲蹇者被退銳進者褒陞而
 默守者遺落陰盛陽微之變莫著於此矣天地告

戒之意不為不審願陛下思所以應之夫陽不可
 以不尊陰不可以不抑君子之道不可不進小人
 之道不可不退不抑不退其萌雖微及其既盛甚
 可畏也周之衰諸侯僭天子又其衰也大夫僭諸
 侯又其衰也家臣僭大夫又其衰也夷狄盟中國
 此陰盛之極也而春秋自此絕筆矣故臣願陛下
 早思所以救之聖策曰圖講政務則日至中是而
 猶多苟簡之習悉進人材則官無虛假而頗乏績
 用之美臣聞講政務而絕苟簡在於貴達又進用
 人材而底績用在於練名實易曰聖人久於其道

而天下化成夫聖人之才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而
至於論治定功成之業未嘗不待之以久何也速
則粗粗則所得暴而所及淺久則精精則所收博
而所被深此聖人之意也蓋夫仁必久安義必久
由志必久勤法必久守令必久行官必久任士必
久養兵必久練游神於累歲之外望化於必世之
後夫如是則心一而慮精事詳而理究德新而道
大化決而澤流動乎萬物之上被乎天地之間又
何患苟簡之習哉聖人無爲不言而海內大治者
以能練羣臣覈名實也官各守其分謂之名職各

治其事謂之實丞弼之任責之以論道德和陰陽
財計之司責之以通有無足國用諫官責之以直
言得失御史責之以彈戢愆違侍從責之以盡規
納誨將帥責之以安邊却敵職司責之以一路之
政守令責之以一郡一縣之治如此舉名以責其
官按實以督其職而庶績弗疑者未之有也今夫
大臣下兼財計之柄小官或侵將帥之權侍從言
責不得盡其詞職司守令不得專其治未見其能
無虛假也朝廷設百官於外內皆所以治天下萬
事非徒爲空名以付之也欲立一事重建一官欲

沿一政重遣一使未見其能底績用也聖策曰種
羌非不懷徠也而邊候或時驛騷以至臨遣輔臣
愔明神武臣以為禦戎之策失之於素而已夫以
邊陸之重不責統帥之臣而求希合倖進之小謀
金革之機不為持重之筭而聽輕舉易動之踈計
是以前弊在於苟爭小功而忘大憂專趨小利而
失大信此猶虜所以敢負懷徠之恩踐王圍而仇
官師亦吾有以致之而已夫敵之未至也制之宜
以經遠之策敵之既至也禦之宜有應變之術齊
景公時燕晉為寇景公患之問於晏嬰而嬰之所

薦者穰苴而穰苴卒能逐寇而安邦唐憲宗時劉
闢為梗憲宗患之問於杜黃裳黃裳所薦者高崇
文而崇文卒能擒敵而定蜀陛下宜詔輔弼大臣
各薦將才而用之則神武愔於天地之表河湟之
外當有解推髻襲衣冠來獻國地者又豈患奔衝
之寇不足禦乎聖策曰蒸民非不愛養也而生業
或未完富以至外馳使者布宣惠教臣以為陛下
愛民欲其富而不足以富國遣使宣惠教而適足
以為弊蓋失所以先後之序矣夫事有肇禍而法
有起患者不謂事之始法之初也累之至久則弊

敗積而禍患起此必至之勢也臣嘗謂陛下深慮後世之患而必為無窮之弊蓋在乎富民之道不講而富國之謀太深也凡賦斂之於民古人貴其損之而不貴其益春秋書宣公初稅畝成公作丘甲哀公用田賦以為益之不已則勢窮力弊必至於變故孔子詳錄其事以貽後世之戒臣嘗觀富國之論不起於豐大之世而多出於戰爭之際王者總制六合所以服民心而重國體者在吾道德之盛大不繫財貨之豐盈易之小畜者德之小也則曰富以其鄰在泰與謙則道之大者也皆曰不

富以其鄰夫左右相比之謂鄰人君之與天下中國之與四夷皆鄰也人君所以運動天下役使四夷道有餘者不假於富德不足者須富行之陛下固宜法謙恭之有餘豈可用小畜之不足是以鉅橋雖積而商不能居敖倉雖盈而秦不能守非無財也道德不建而失天下之心也夫鳥窮則啄獸窮則搏人窮則詐陛下之民可謂窮矣前世所謂無藝極之賦大之山海細之草木其利皆已入於官而行於今矣陛下徐思弛費息用以寬民財而逸民力若大禹卑宮惡服漢文弋絛革鳥以澤天

下庶幾不至大匱而復出泉以取其息實使以厚其征而求富民宣惠之名不可得矣易之剝者始於下也其象曰上以厚下安宅所以救剝也陛下取於下悉矣上取下悉則其勢既極而其象為剝孟子曰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孳用其三而父子離臣懼民心積窮不知所出漸為離散以至剝落雖有湯禹文武之才無所復施其巧易曰觀我生觀民也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庭止陛下觀天下之勢易離難合一危則不可再安上念五聖之業艱難勤苦二歌則不可復正則夫富國

之謀適足為深憂未足為陛下利也伏惟發於神斷罷法追使以幸天下以福萬世此四方列眦決自之所共望豈獨賤臣之妄言哉聖策曰國用雖節而尚煩於調度兵籍雖衆而未精於簡稽臣以為國用雖節而調度煩者未得節之之道兵籍雖衆而簡稽疏者未得簡之本也九州土地之產撮粟尺帛之賦陸輓水漕銜施摩轂日夜合雜以輸太倉以古準今可謂盛矣至於道途之艱將負之疲京師之一金田野之百金也少府之百金民屋之萬金也夫以萬金之費施之於一燕好之中

用之於一賜予之內此類可勝計哉地之財有時
民之力有限人君之費無窮以有時有限養無窮
此調度所以愈增而不已民力所以愈困而不支
也古者官庭之職百二十員漢之文帝明帝給事
宦者不過二人太祖養兵不過十二萬太宗嘗謂
近臣曰人君當淡然無欲不使嗜好形見於外則
姦佞無自入矣凡此皆清心節用之本寬民養物
之要不務先理其本而廣為調度之求故曰味得
節之道也今夫能省內郡之黥兵而益以千兵
然後兵可簡也國家北失幽燕西捐靈夏守邊捍

禦無至二之要阻是以二邊黥卒特為不才不可
以廢至於方內無事之羣百年不識兵革而例設
屯伍坐蠹民力此不可不制也宜依前世府衛之
法使民得以口率出徒而分天下郡為三等上郡
五千中郡三千下郡一千而止番休迭上不過什
一則武備脩而簡稽精矣周公制禮方五百里謂
之大國其車千乘為五萬五千兵而民不告勞者
施之有序制之得術也今之所謂上戶者征斂甚
厚而其力因所謂下戶者庸役不及而其勢逸而
上戶居其一下戶居其十是常因其一而逸其十

也家有二夫古者皆出二兵今皆逸之而不能
用及斂有限之穀帛以給不耕之情民此豈周公之
心哉故曰未得簡稽之本也聖策曰寬關梁之禁
而商賈靡通則聞錢者無用之物而聖人貴之者
以其能通有用之財也夫以無用而通有用是以
貴其通而不貴其積古之所以通貨達財者在乎
商賈之職而不在乎上今之關市之征密於布棊
均輸之吏苛於翼虎商旅易業轉為他技而求財
貨之通難矣聖策曰捐器玩之巧而工弗戒此在
陛下約已以率爾陛下約已於上則六官蒙化於

內百官率法於朝百姓承流於下及其父也風俗
轉移嗜好薄損有其財而無其尊弗敢踰制有其
力而非其道不敢敗度則雖不捐器而工自戒矣
臣又聞之天下技巧華靡之玩未有不始於京師
欲治四方先治京師古之道也夫以千里之地而
四方之俗皆有焉者唯京師也惟其難制之宜其
詳周法六鄉四郊之內自比長主五家即而上之
至卿大夫凡萬有八千九百三十六官而後足以
致京師之治今京師治民之職大不過京兆尹次
不過河南令而求風敦俗朴是以難也惟陛下擇

之而已。聖策曰：風俗浮薄，根於取士之無本。教道之不明，而嚮詢臺閣之論所執者不一，豈無救敝之道焉？凡取士之要，不過二科。曰：德行也，文辭也。而已。臣以為自三代以上，可以用德行，由秦漢以下，不過用文辭，而臺閣所以異論者，蓋不過二者之間。此陛下必欲以德行取天下之士，則井田當授也，侯國當建也，民必家給也，官必人任也，鄉當讀法也，家當有塾也，而後可以求全德真行，致之於位，如其未也，而獨設選舉德行之科，是亦無補而已。夫先世之吏正，故所舉者必求仁義孝弟，今

世之吏邪，故所舉者不過請託嗜好，故曰：今日取士，不過可以用文辭爾。至於敦俗之本，教道之法，臣願有獻焉。蓋士節之重輕，未嘗不與國體之安危相應。如根本強弱於下，而有葉榮枯於上也。昔周之士貴，秦之士賤，夫上有屈體，下無屈道者，貴也。舍已所守，求合於上者，賤也。而周秦治亂考此可見。蓋夫士無守道自重之節，人有翹躁不恥之求，漸漬成俗，恬不為怪，未有甚於今日也。宜有以矯正其弊，使士知自重，而人蹈廉恥，凡潛德獨行，不求聞之君子，必深察之，而使之常在於必顯，仰

希俯合昧於寵辱之人必深觀之而使之常至於
不用則天下皆知盛德之意士節一變敦俗之本
教道之法自此致之可也聖策曰刑罰煩重出於
設法之多門沿襲之不革而將加恩仁之故使死
者少緩必有可行之術焉臣觀陛下之意不過欲
做三代之肉刑施之於從坐之死爾是味盡觀時
制宜之道也古者政敦事朴雖以聖人之智而因
革之間猶有未盡者肉刑是也斷民之支體使不
為完人此非聖人之心而三代用之者因革之理
有味盡也且立尸而祭近於瀆神俎立而食近於

甚野豈若後世虛神之位金石為器哉肉刑之不
可用於今猶之不可尸祭而俎食夫太辟之料至
死而不敢怨者法當其罪也儻欲加恩仁之政實
從坐之死則今之律令自有減死一等法捨此不
用而斷支別定為駭民驚俗之政未足為可行之
術也昔子產欲止伯有之妖必并立孔子之後則
夫政雖期於推賞而亦貴於慎名使天下不知朝
廷恩仁之意而徒傳告以斷人之足而棄之豈所
以為慎名聖策曰予欲興乎七教兼乎三至以底
聖人之道則宜條其先後之次欲明乎六親盡乎

禮記卷之五

卷之五

禮記

五法以極天下之治則宜叙其始末之要此見陛下搏稽古先欲舉載籍之所傳施之於今以盡聖人之道而盡天下之治也臣請深論天下之道先後之次始末之要而陛下酌焉蓋德與刑並行於天地之間如寒暑相將而未嘗離也於是之間必有先後之次上焉者專德以勝刑若堯舜之無刑成周之措刑是也中焉者假刑以助德若西漢宣帝任刑名東漢明帝善刑理是也下焉者唯刑而已秦人以刑致亂隋人以刑兆變是也此先後之次不同故治亂之應異也則夫恭老尊齒樂施親

賢好德惡貪廉儉之七教至禮不辭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悅至樂無親而天下和之三至從而可明其次也抑臣又聞之恐懼寅畏者政之始也驕逸墮惰者政之末也周宣王中興之盛德而不慎於後其詩終為變雅唐太宗慈儉英武之主而魏鄭公劉洎馬周之徒咸諫以為漸不及正觀蓋崇高富貴之勢驕逸墮惰之所伺也視其有問則入而不能出矣是以聖哲之君退觀遠慮思之於所不思求之於所不求方其大安也必以危自厲方其大榮也必以辱自惕不使非常之變起於

不測而至於不可救也豈非知治道本末之要也
歟則夫六親之等五法之數又從而可推其要也
聖策曰仲舒之言班固謂切於當世而可施於今
者何策崔寔之論范曄謂明於政體而有益於時
者何事昔班固載仲舒漢廷之策於史其間講天
下治亂之理可謂詳矣舉而行之皆足以助治而
最可施於今日之策臣以為莫如天道先陽而後
陰王政先德而後刑之論也范曄紀崔寔政論數
十條於書以為凡所辯論通明政體而言有益於
今者則臣以為不足深論者也何者寔之大槩欲

人主不能純法於世而宜參以霸政嚴刑峻法破
姦宄之膽以之行於漢相帝衰替之世可爾安足
為陛下深論哉策曰無以為古人陳迹既久而不
可舉無以為本朝之成法已定而不可改惟其改
之而適中舉之而得宜不迫不迂歸於至當陛下
議政法而舉適中得宜為言此天下之望也臣安
得無辭以致之蓋勢可以舉則舉之則不失於陳
迹力可以改則改之則不泥於成法此因革之常
道也至於未適於中未得其宜而改之則今日之
變法猶或可議焉臣讀易至革卦言天下之法至

於有弊則不可不革也而辭曰元亨利正悔亡然則革之必至于元亨利正然後悔可亡爾又曰革而當其悔乃亡然則革之而不當益以招悔也夫革之必至於亨然後可以議革變之必至於當然後可以言變斯聖人之能事易象之精義也思之於冥冥索之於昏昏使盡合道義之中而後革之則出而天下倚之若山嶽此之謂革而亨謀之於衆多待之以遲久使盡得上下之宜而後變之則一制行而天下望之若雲霓此之謂變而當古之為治相與謀謀於廟堂之上至于干風移俗易徙善

遠罪而天下不知其措置之迹者必亨而後革必當而後變也今則不然一法朝出而夕已罷一制暮行而朝或弊斧鉞不足以禁謗論竄黜不足以抑煩言其故何邪殊法其亨而革之殊計其當而變之舉而不必適中動而不必得宜也臣願陛下慎之而已蓋失革而殊盡其至則其勢必復革而有文讀曰復則法以輕而不信矣法制數變國家之大病也漢徙甘泉后土之祠自是之後三十年間五徙而天地之兆終不能定故願陛下慎之則至當之論無過於此矣陛下慮臣之憚言而不必行

文選月詩卷三十五

小意下

則苟飾行以自免則詔之曰言之非艱行之惟艱
又慮其畏避執事而不盡其悃悞也則又白悉心
以陳亦不憚於改爲臣是以敢進其私憂過計之
說臣聞天下者大物也是以治之者必得大才苟
昧得天才而委異之則天下之政終無時而理矣
萬鈞之鼎天下之至重也而孟賁烏獲持之奔走
踰越險阻若踐平地此無他其力足也使力不足
者負之而趨不獨折絕筋骨又將墮器敗鍊而不
可救矣易言天下萬物之理至詳密矣而至於治
天下之難治而未嘗不歸之太才碩德之人故屯

之不寧必待君子之經綸蠱之敗壞必待君子之
振育旅之分散必待智者之有爲否之欲休必俟
大人之獲吉聖人以為當四卦之時不得四人者
治之則愈益其亂而無補於治昔湯之求伊尹也
見之耕者高宗之求傅說也見之巖築文王之用
太公也見之漁釣三士者藏迹至深而三君者能
舉而用之者以其取之公求之廣也唐文宗可謂
恭儉慈仁勤於致理之主當是時李德裕在其庭
而不用裴度捐於外而不使乃覽正觀政要而歎
息又曰吾視開元天寶並玄宗事則氣拂吾膺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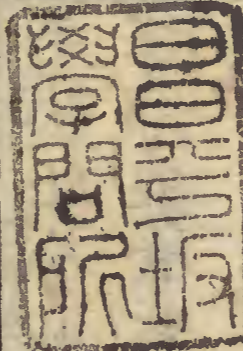
文淵閣評卷三十五

下

三

則文宗所以憂勤盡心者徒虛器爾伏惟陛下法
成湯高宗文王公聽廣取以為法鑒文宗捨本憂
末以為戒獨觀昭曠之道驅馳域外之議不論隱
顯不問內外不異遠近不殊明晦才之當者取之
德之宜者予之可大者治大可小者治小則天下
之才繼踵而出凡陛下所舉而詢于臣者不治而
自治矣陛下有為之術何以先此古人有言曰言
切直而不用則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苟求
所以明道又避於危身此勢之不可並者也說不
由道憂也由道而不合非憂也苟求所以由道又

希於必合此理之不可兼者也臣學術淺陋言論
狂鄙罪當萬死無所敢恨幸陛下察焉臣昧死謹
對



教正字一覽

